

鸟和虫的叫声,也会传达情感

李志石



《菜根谭》说,“触物皆有会心处。”我们去读书,目的是希望自己有一个澄澈的心灵,心中存有一片光明。但是,光去读纸上面的东西,不去接触事物,也很难对书中的道理有真正的心灵领会。

在古人看来,鸟的声音和虫儿的鸣叫,都是他们传达情感的方法;花的艳丽和草的翠绿,都是体现着道义的纹饰。猛一看这两句话,好像是文人在雕琢,而事实上它折射出我们生活中做人的许多道理。

老家乡下,许多人家在家前屋后长了一些果树。成熟了就拿上市面上去卖。这一段卖的最多的就是梨子和桃子。人们在这个季节最多的就是享受桃子和梨子。但是平时却很少去欣赏它的花朵。邻居家桃树的花朵虽然鲜艳,花期比我家的海棠花还要长那么几十天,但是它怎么也比不上我家屋后苍松翠柏的四季常青。邻居家梨子虽然甘甜,但好像也比不上我网上买的橙子隐含的芬芳。做人也是这样,不要看到一时的成功就认为是永远的成功,有些成绩是稍纵即逝的,相反清淡的韵味才能维持长久。

老家有人听说今年西瓜价格上涨了。有一户人家为了抢市场,把没有成熟的西瓜先摘了,但不被市场认可。过了几天上市的人家,卖的价格比他家高好多,他后悔不已。其实,这里就是一个简单的瓜熟蒂落的道理。瓜果熟透时自然会从瓜蒂上脱落。我们做人也要完全尊重自然的契机。时机没有到,你再使出浑身的解数也没用。今天早上去做核酸检测,有一位身强力壮的高个子非要插队,也不遵守一米距离的规定,被工作人员劝道排到最后,他迎来了很多鄙视的眼光。是你的就是你的,不是你的,即使你一时抢到了,最终也不是你的。

有两户人家同时到邻县的花木市场买回了花草和地景树,一户人家的花木树叶茂盛,繁花似锦。而另一户人家的花木半年之后变得枯枝稍条,奄奄一息。是什么原因,原来基肥下的不足,活虫也没有管好。“心者后裔之根,未有根不植而枝叶荣茂者。”我们做人也一样,没有牢固的根基

不行,善良的心地才是子孙后代的根本。我有一个小时候的同学,在他家住宅的东侧有一块水面,面积不是很大,估计也就两三百个平方。很多年前我去过那里,养殖鱼虾很是热闹。如今他年纪大了也不想去折腾了,他让儿子买来一些水面清理的药物,保持水面的清澈平静,在水面四周杨柳树的下面,放了几块石头。天哪!在这个断腕之地也可以欣赏到山水间无尽的景色。夏天,他躺在河边树荫下的竹躺上看书,悠悠自在。不需要舍近求远,去购买什么山水别墅。生活的情趣并不在于事物的多少。“得趣不在多,盆池拳石间,烟霞俱足;会景不在远,蓬窗竹屋下,风月自徐。”诗歌不一定在远方,能使人意会到的美景不一定在远处,即使处于草房竹屋之下,也可以感受到清风明月。

夏天,人们最愿看到的是彩虹,是多么的色彩斑斓,它会让你领会到,这个世界是由各色人等组成的;秋天,人们最喜欢欣赏的是变化无穷的蓝天白云,因为它也能让人悟出其中的玄机。在夜深人静的时候,每当我听到田野里那有板有眼的蛙声,会觉得声音特别的清脆和悠扬。感谢父老乡亲所做的一切,让这里变得更加生态了,人和动植物更加和谐了。否则,我就没有办法辨别是在城里还是在乡下睡觉。

我喜爱城乡二元机构的生活,多谢父母把我生在农村,在乡下给我留下了一个单家独院的生活空间。在城里打死也买不起那单家独院。在喧闹的城市里生活,儿时所记着的事情,往往会淡忘。当自己回到环境清静的乡下,几十年前所遗忘的东西,仿佛又浮现在眼前。一个人如果有安静和浮躁之分,就会出现昏聩和惊喜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。

老家的河水虽然还不能有清澈见底的如愿,常在河边走走,却听不到淙淙的流水声,还是有那么一点寂静的趣味。任凭天上白云的翻滚,而云彩却不会觉得受到了阻碍。如果抛开了自己,让天地化育万物的本性,再去眺望远方的天际,那里还是一片无限的生机。

如来说:凡所有相,皆是虚妄。若见所相非相,即见如来。

叔本华写下:对一个人而言,假如他看见的众人与万物都不曾时时看上去仅仅是虚象与幻影,他就不是一个拥有哲学才能的人。

2500年前与200多年前的两个说法,终于在一个飞雪的黄昏,伴随着一列隆隆而过的绿皮火车,在我书房里我的眼中,奇妙地相交。

这么久远,你我早该相互倾慕了。

这么久远,时间只管促成,从来不加提醒。

刚一用力,刚才还在手边的一首诗,就这么无影无踪。

留下窗前一阵风,刮来一场毫无必要的沉闷夏雨。

摆脱孤独的最佳办法,是让孤独纯粹起来。

你写下的每句话都是成立的,对于彼岸,却是泥牛入海。

我将告别你们,再不诉说,也不回答,连我起码的礼貌,应酬也一同带走,连同我的宗教,我的立场,还有爱恋,性,美学,疾病,也一同带走。

对不起,亲人们,我让你们看着我一言不发的样子,拿我没什么办法。

万物一停止否认,我立即会觉得,他们有高底起伏,四面八方,过去现在未来,我总是忘记了世界本无分别。

言说,只是发出声音,这个声音也在提示发声者:存在者与存在之间,有着巨大空间可供回荡。

任何按键都现成,时间不对,地点有误,真理不接电话。

耗费那么多车票与人生,都是为了概括死亡。

我们都是认真的修补匠,为了梦境更连续稳定清晰,为了连我们自己也信以为真。

实在没办法再写短了,再短,就拈花而笑了。

对,对不起,亲们,我让你们看着我一言不发的样子,拿我没什么办法。

万物一停止否认,我立即会觉得,他们有高底起伏,四面八方,过去现在未来,我总是忘记了世界本无分别。

言说,只是发出声音,这个声音也在提示发声者:存在者与存在之间,有着巨大空间可供回荡。

任何按键都现成,时间不对,地点有误,真理不接电话。

耗费那么多车票与人生,都是为了概括死亡。

我们都是认真的修补匠,为了梦境更连续稳定清晰,为了连我们自己也信以为真。

实在没办法再写短了,再短,就拈花而笑了。